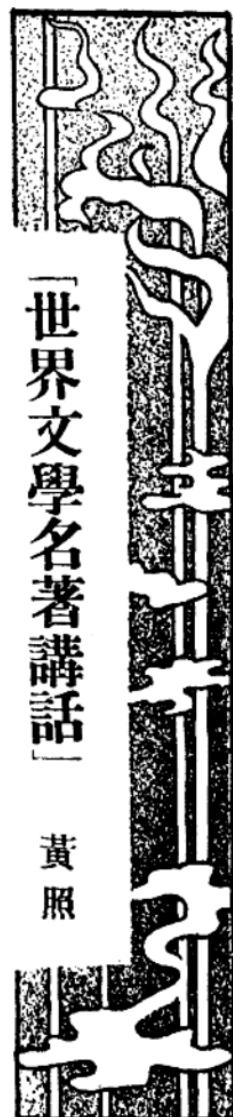


說實話，我們新文學這短短十幾年歷史，不過是新文學建設運動的一個根基，一個出發點；而這根基，這出發點的樹立，差不多全靠吸收模仿西洋文學精神與形式的結果，這從我們的作品裏可以很清楚的尋出。但是話又說回來，有意識的吸收模仿別人的長處，並不有失體面，恰是十分正當的事。由此我們悟到介紹西洋文學的工作在新文學建設運動上面的重要。

傅東華先生最近曾說：「新文學入於積極建設的階段，其擺脫舊傳統而收融西洋作風的傾向已逐漸顯著。今之作家類多能直接讀外國名著，而多數人仍不得不需要譯文，且即使人人能直接讀原書，譯本也仍有它的需要」。●這話與我們的淺見不謀而合，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需要翻譯來介紹外國文學，更何況我們文化落後的中國，能直接讀原文書的人實在不多。不過我們還想把這話再引伸一下說，不止翻譯的工作有它的必要，如果有人能夠用一番功夫研究西洋文學，然後把

茅盾著 開明書店廿五年六月出版  
二四八頁 定價七角五分



研究的心得用批評的立場著述出來，使讀者加深理解西洋文學，恐怕也很重要。

為什麼呢？這很簡單，翻譯要我們欣賞、理解、批判。而後者，一開始就要我們理解和批判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想起十年前的一部關於世界文學概略的著述，那就是鄭振鐸先生的文學大綱，獲到空前的暢銷，受到廣大的歡迎情形。後來就一直沒有第二部這樣的書，雖然有時在雜誌報張上發現一些篇章，可惜都嫌零碎；此外還有幾種翻譯的文學史；至於外國作家的傳記，好像近兩年來纔有一二本。

為什麼這十年來關於西洋文學的研究沒有比文學大綱更像樣的著述呢？對這問題我們有兩種解釋，第一，研究西洋文學的人沒有成績。第二，前兩年曾有人統計中國書籍銷行的狀況，小說居第一位，理論書次之，因此書店不喜歡印理論書。那麼，我們把這兩種解釋再窮源盡委的探究下去，答案就是作者讀者共通的停滯墮落了。

這是一個極壞的現象，一種極壞的習氣，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須得作者讀者聯成一氣，澈底糾正過去的錯誤。

現在，針對這壞習氣改革的第一聲，一方面又是導我們踏進西洋文學領域更深邃無窒礙的梯階，茅盾先生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出版了。

民國十八年茅盾先生曾著過一冊六個歐洲文學家，這書只涉及歐洲近代六個不很著名的作家，內容也不大精采。十九年又有《西洋文學通論》問世，這書比前一冊好些，而且和最近的世界文

## 二

學名著講話有很多類似處，甚至可以說是前身後身的蛻變。我們試把兩書的目次作一個比較：

西洋文學通論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一 緒論

二 神話和傳說

一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三 希臘和羅馬

二 伊勒克特拉

四 中古的騎士文學

五 吉訶德先生

五 文藝復興

三 神曲

六 古典主義

四 十日談

七 浪漫主義

六 雨果和哀史

八 自然主義

七 戰爭與和平

九 自然主義以後

十 又是寫實主義

十一 結論

詳細一點說，西洋文學通論裏面除緒論結論是多餘，及第八、九、十三章內容寬廣得多之外，兩書的綱目就完全相同了。不但如此，便是在文字敍述上，也找得到許多相同的地方，例如「他對那位忸怩到萬分的青年的戈底葉微微一笑，毫沒詫異的表情；他是見慣了年青的詩人和畫家紅漲着臉站

在門口賴賴地說不出一句話。」●與「他看了戈底葉那種窮樣子，只微微一笑，不以為奇。因為他是看慣了青年的詩人或畫家紅漲了臉，然後又轉成灰白，訥訥地僵在他門口的。」●其實在「一八三〇年正月某日，也許有人會看見巴黎的「Champs Elysées」附近一條新開馬路上有三個青年人走向一座孤另另的房子……這件「紅背心」就成為有名的歷史的紀念品，成為浪漫主義勝利的戰旗！」●全節兩千字，都沒有什麼差別。

另外還有一個一貫的線索可以找得出來，是作者對這兩書的目的與作法。作者在《西洋文學通論》裏說：「這本書是想在『怎樣入手研究西洋文學』這意旨上，簡略地敘述了西洋文學進程中所經過的各階段……空泛的理論的敘述，恐怕將讀者們『催眠』。作世界文學大綱那樣的東西呢，作者沒有這等的自信……所以結果是採了半敘述的形式。既然不是文學史的性質了，所以有許多在作者的敘述上認為不需要的西方大作家或大傑作，都一字也不提就過去了。例如英國的文學講得很少，美國是一字未有，都是這原因。」●這準繩在《世界文學名著講話》仍保持着，並且更加明朗化了。

在前一本書裏，作者拿西洋文學進程中的每一階段作一章的題目，從普遍的作品說到一個主要的作品；在後一本書裏，卻是拿每一階段中一個代表作品為題目，從代表作品兼提到普遍情形在前一本書裏，作者雖然注意避免空泛的理論的敘述，終究是消極的避免，採取半敘述的形式；後者卻直截了當的把敘述的形式拋棄，一變為談話的體裁，開頭就說：「親愛的朋友！你也許沒有讀過任何譯本的《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yssey)，可是我猜想來你一定知道古代希臘有這兩部傑作。」又在第二章第七節裏說：「好現在讓我們也就來假想一番。我們假想着，我們到了古代的雅典、

而且有一位雅典的『自由市民』陪着我們玩』這句子何等親切。有前一書裏的許多不關重要的作家作品模糊的輪廓到後一書裏都堅決的剔除了。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的內含雖不及一本世界文學史那麼詳盡，但無論由縱的（時間）或橫的（空間）看來，已經略具世界文學綱要的規模。譬如由縱的看，自紀元前十世紀起到十九世紀末為時三千年；由橫的看，則包括希臘、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俄羅斯諸國。加之作者用一種賤博的眼光解釋每一個中心作品，因之我們讀『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一章，實際上若讀全部希臘古代文化史，我們讀『伊勒克特拉』，彷彿連希臘政治、經濟、思想史也讀到了；讀『神曲』、『十日談』，同時看見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讀『雨果和哀史』，宛如置身於法國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浪漫主義文學運動與古典主義鬥爭的恐怖之中。綜上所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宣稱這本書是導進西洋文學領域更深邃無窒礙的梯階。

### 三

『名著』兩個字的定義歷來就很廣泛，沒有經過明文的規定，並且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一部書最初逃脫不了通過一種最多數最庸俗的常識的判斷保存下來，然後得到少數人作學理的研究決定它的意義與價值，這些研究的人又可以各自從不同的出發點到不同的歸結。事實上往往一件作品到它的後一時代會把它原來的意義與價值增減甚至根本推翻或者從新建起，作品是不變的，歷史改變了。假設作品像水流，作品的遭遇像河牀，那麼河牀高的地方水也高了，深的地方水也深了，亮的地方水也亮了，暗的地方水也暗了；那怕那水流有一定的量和色澤。這就是常識偏見，加上歷史

的改變，等於「名著」。然而當我們還找不到另外的憑藉時，常識、偏見和歷史的改變，未嘗不就是我們惟一的度量衡了。但也不是完全可靠的度量衡。

人類的歷史愈悠久，文學作品愈多，「名著」這問題就更加複雜難解決了。比方一滿筐新鮮桃李，個個帶紅着綠清潔放光，雖然大小不一，但是它們正因為大小不一便極容易把彼此之間的相差弄得調和均勻起來，你看得出甲與丙的不同，不料旁邊又出現乙與丁，於是你就迷惑了，你感到了挑選的困難。作品固然不是桃李，試問我們芟除成見在愛美一點上看作品與看桃李有什麼兩樣？好在我們有歷史的傳統，人類文化的演進是綿互不斷的，文學作品自有公認的遺產，不是每一個時代都與過去訣絕，建立全異的文化，另外起頭對所有的時代所有的作品估價，因此我們可以說那些鮮桃李拿到我們面前時早經有人在那上面做好許多記號，不必我們迷惑了這本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的取材自然承受這個傳統的原則。

拿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史詩當希臘神話時期的代表；伊勒克特拉當悲劇時期的代表；但丁的神曲和薄伽丘的十日談當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前奏曲；塞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當中世紀騎士文學的喪鐘；雨果的歐那尼和哀史當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炸彈；是誰也沒有異議的。但是拿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代表自然主義寫實主義兩者，新寫實主義更付缺如，還有很熟習的英國莎士比亞和德國歌德兩人，作者也遺漏了，我們覺得有點可惜。

分章檢討一下，第一、二章寫得最好，六、七、八、九各章又次之，三四五各章又次之，末尾一章不甚麼好，末章計三萬字，十分之九卻是戰爭與和平那本書的梗概，以至令讀者從其中看到一個故事綱目而外，什麼也

沒有得到。托氏的一生怎樣，受過些什麼影響？他為什麼要寫，怎麼樣寫戰爭與和平？這書產生前後歐洲俄國社會政治經濟情形如何？它的意義在那裏？關於這些問題，作者有的沒提，有的只略略暗示，不足以填塞我們的欲求，我們期待着更明白精細的解釋與論斷。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比文學大綱的範圍篇幅相差得太遠，但是不忙，我們需要文學大綱那樣廣大，也需要世界文學名著講話這般精悍，一艘戰鬥力堅強的袖珍艦，其價值不遜於它龐大的同伴。十年前我們發見文學大綱的欣喜，如今毫無猶豫的獻給它。鄰國早有研究西洋文學的專門著述了，我們還沒有。我們在競走的跑道上起步得太慢，就更應該自策自勵：「小狗不能因為有大狗便不叫！」柴霍甫這話說得對，茅盾先生是中國當前成績斐然的作家之一，他可以策動我們踏進研究西洋文學一較深階段，造研究西洋文學專門著述的發軔，我們看待世界文學名著講話的意義如此。并希望今後他有更踏實的作品誕生。

● 見傅東華譯商務印書館廿五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化外人譯者序。

● 六個歐洲文學家世界書局十八年出版，內分六章：（1）匈牙利愛國詩人裴都齊，（2）陀斯妥夫斯基的思想，（3）瑞典現代大詩人赫爾斯頓，（4）挪威現代作家包以爾，（5）德國戲曲家霍甫德曼，（6）西班牙小說家巴洛哈。我國除陀氏、霍氏兩位曾有人介紹外，餘均不甚熟習。

● 西洋文學通論世界書局十九年出版。  
● 見西洋文學通論頁一四八。  
● 見世界文學名著講話頁一九五。

● 道裏抄的原文據世界文學名著講話頁一九四——一九八，可與西洋文學通論頁一四六——一五〇對看。註①註②所引均屬本節請閱之內。因本節全文過長，難于全引，又不能不略舉數句以便比較，故由其中摘出註③註④兩處。

● 見西洋文學通論例言（1）（2）（3）條。